

一本四顶帽子打头的诗集

马号街



黄梵在诗界早已享有声誉,但千真万确,这是他在大陆正式出版的首部诗集。

集子收入作者自选诗作176首。其中,173首作于2000年以后,仅有3首作于之前。从这种比例失衡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诗歌生涯的分期总结。整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似乎完全被他视作诗歌的研习。他用极有限的几首作品,作为对漫长学徒期的纪念。2000年以后,他才迎来成熟与收割。

其中有《词汇表》这样的特异之笔。它可以说是一部微型的词典。黄梵从万千词汇中择出14个,并用简短的一句话加以解释。每一句释义充满意味,由此成为箴言。《词汇表》就是14条箴言。它们排列在一起,你不能说每条箴言之间有确定不移的联系,但也不能说没有联系。它们是若即若离、似有似无的,却微妙地构建了一种整体的氛围。从“有关于这个世界的说法”的“云”始,经由种种说法后以“云”终,全诗构成回环。此诗既有明显的游戏性,又散发着美妙的智慧。如果说小说领域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新诗中则有黄梵的《词汇表》。黄梵诗歌往往有着比较严密的逻辑层次,而《词汇表》各行间迷人的若即若离感,使得它从诗人的一般风格中超拔而出,具有仅此一次的特点。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六分三十分,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被送出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因为《它现在在哪儿?》一诗中“沾染”的“所属的阶级的腐朽”,以及他拒不认错的态度,法庭判决罗斯托夫终身监禁。由于身份高贵和公众影响力,他将不被投入监狱,而是在他正旅居的莫斯科大都会酒店度过一生,他将由原先的豪华套房移居一处寒酸陋室,并在此地悔改。

这是美国小说家埃默·托尔斯《莫斯科绅士》的前情提要。有没有联想到《布达佩斯大饭店》?礼宾员古斯塔夫目睹并经历了饭店里上演的各类沉浮人生和欧洲半个世纪的大动荡。大酒店是衣香鬓影、觥筹交错之地,人员复杂,来去无踪,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可言说的事情。罗斯托夫伯爵被拘于大都会酒店,意味着他被迫脱离了俄罗斯的主流社会,成为边缘人,然而大酒店的特质必定会让命运的牵系使他成为一个特别的见证者。

《莫斯科绅士》有处情节,发生在一九三〇年。也就是说,罗斯托夫已被关押八年。那是个清晨,小说细致地描述他如何煮咖啡,如何做运动,削草

也有《中年》这样的自我命名之笔。这首完成于41岁的作品,是黄梵诗歌公开的秘密。他的诗歌可以称为“中年写作”。一方面,与很多人将中年视为堕落不同,黄梵有一种对中年的理解和认同。黄梵视青春为真切、为热烈,所以才有“青春是被仇恨啃过的,布满牙印的骨头/是向荒唐退去的,一团热烈的蒸汽”。但他并不对青春的肯定转而对中年的否定,而是顺应自然的代谢转换,自适于中年应有的节奏。它是平和的、包容的、收敛的,所谓“走过的城市,也可以在心里统统夷平了”,所谓“即使有一条大河在我的身体里/它也一声不响”,所谓“年轻时喜欢说月亮是一把镰刀/而现在,它是好脾气的宝石/面对任何人的询问,它只闪闪发光”。“镰刀”是有锯齿利

刃的,要见血的,轻易可以割断对象,稍不慎也同样不会放过主体。“宝石”却是温润的、圆滑的,既不伤害其他,也不波及主体。“镰刀”的锋刃发出的是寒光,“宝石”的光辉却是柔和的。黄梵的中年写作,就是由对“镰刀”的认同转向对“宝石”的认同。另一方面,黄梵也与不少同样认同中年的诗人不同。另一种中年写作,是知识展示性的,在诗歌中偏好置入古今中西大量的知识。黄梵却回避这样做。他走的是相反之途。那种以知识博杂去面对这个日趋博杂世界的写作,有种种大赋的特征,要通过体量的扩展追逐无边无际的世界,而黄梵是陶渊明式的,不是以体量之宏大把握世界,而是从简单的方式出发。在此,夸耀知识让位于转识成智。

也有《拆迁》这样的为时代立传之笔,《繁体与简体》这样的文化反思之笔,《笔》这样的文人自省之笔……此外,黄梵近年致力创作的“物语的世界”(或曰“万物志”),代表着诗人的哲学,应该引起读者的格外注意。在《月亮已失眠》中,诗人也以栏目的形式将之放在首要位置。和一次性、偶发的《词汇表》不同,它是系列的、必然的,具有包容性、延展性。

整体说来,黄梵有一种对切近物、切近事、切近人的关注。不少诗人过于关注遥远的

世界,反而不愿睁眼面对眼前、无力处理周边。诗歌远在天边,近处永远无诗。而黄梵却保持着对身边的敏锐,有一种对周遭的强悍吸纳力。他的“万物志”也是从周遭出,或为动植物,或为生活器具,甚至也包括人物。黄梵是生活的、人间的,而非高蹈的、不食烟火的。

集末附有《新诗50条》。这是黄梵的诗歌思想,为他所珍视,也是我们了解其诗的一条秘径。

在诗歌印量很小的当下,任何一本诗集都应具收藏价值,否则不如不印。毕竟通过网络我们可以便捷地阅读,又何必非得拥有一本书呢?它反而可能是资源的浪费,占用了空间,增加了搬运负担。而《月亮已失眠》恰好具有收藏价值,无论纸张,还是排版,都很不错。而且,刘畅摄影的《黄梵像》,曾红、陈雨各自绘图的《黄梵像》,也为此书增色。三件作品可以从他途帮助我们感受作者的气质。三幅图像中,黄梵无不戴着帽子,这是诗人通常呈现的形象。就像顾城的帽子是顾城精神的外化,黄梵的帽子亦然。《月亮已失眠》开篇第一首即是《帽子》,大概并非凑巧。这算是一本四顶帽子打头的诗集。

《月亮已失眠》黄梵/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版)

时空变化的万花筒

林颐

果,吃饼干。整部小说有不少“物”的描写,笔调徐缓,有点“普鲁斯特”。随后他收到了门缝里塞进来的一封信,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场景突然转换成了对当时的“新经济政策”的描述。归纳为:“莫斯科就像一只万花筒。”这段话明显移植于布尔加科夫那部再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的散文集——《莫斯科——时空变化的万花筒》。作者接着说:“大都会酒店也一样。”的确如此。

与罗斯托夫有相似遭际的小说人物,还有茨威格撰写的《象棋的故事》里的琴多维奇。罗斯托夫可以在酒店范围内自由活动,与其他人随意交谈,保持翩翩风度,而琴多维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被关押在大旅馆的单间里,长期的封闭隔离,让时间陷入虚无,让他近乎疯狂,有赖于偶得的一册棋谱,勉强阻遏了精神的崩溃。

茨威格借琴多维奇之口控诉暴行,《莫斯科绅士》虽然也反对专制,但两者的情感力度相差很大。作者没有集中全力于小说的政治意义,而是渲染黄昏徐徐降临的氛围,与罗斯托夫的绅士品格相贴合的气质,缓慢推动故事的进展。以一处特殊的场域限制人身自由,借他之眼窥察繁杂的社会面貌,或者激发某种潜能,这样的创作手法,除了经常使用大饭店做舞台背景,还有其他的一些场所。就格调而言,《莫斯科绅士》在气质上更接近亚历山大·巴里科的《海上钢琴师》。

“1900”终生没有离开大船,弹钢琴就是全部人生意义,是他的主动选择。可是,罗斯托夫不一样,他明确意识到,“存在于他人的统治、威权和意志之下的房间看上去一定比它本身更小,而对一个秘密存在着的房间来说,无论它的面积是多少,你把它想象得有多大,它就能有多大”。因

此,他偷偷找到的“秘密基地”才会让他如此快乐,他会情不自禁地藏在衣帽间里去嗅闻客人大衣上残留的外界气息。养女索菲娅意外受伤,这起事故彻底让他明白自由无法掌控在自己手里的可悲。放弃贵族式的懒散怠惰,人生需要开启新篇章。好莱坞经典的“逃狱”情节掀起高潮,如何凭借高智商,运筹帷幄,成功逃出。三十二年之后,罗斯托夫从大都会酒店走了出去。

小说还多处提到蒙田。何用意?蒙田饱受疾病折磨,但他说过,“病痛愈是逼得我走投无路,死亡愈是令我镇定”,要“直面死亡,向死而生”。可否理解为,蒙田身处“牢囚”,而心不为形役,进入了新的疆域与境界。这样一想,蒙田的象征就很明显了。

《莫斯科绅士》[美]埃默·托尔斯/著,马韧/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版)

读王稼句,是在念高中那会儿,在天津的《散文》杂志上经常能看见他的文章,文字清雅,字里行间氤氲着江南淡淡的水汽。

后来,渐渐了解到,王稼句先生在苏州乃至全国的文化人心中很有分量。他读的书多,写的书也多。这些书,有思想,有个性,文脉渊源,字句干练。早年,他写文章,有意追求文字的“涩”,是朝着知堂一路发展的。知堂的文章,看似平淡,实则底蕴深厚。这种写作方法,虽使得文章“耐读”了,但毕竟对普通读者而言,不利于“阅读障碍”,有了文章文化的普及,得到了陆文夫先生的好意提醒:“你不要引经据典,文字太老气,你正年轻,这样不好,如果非要用那些材料,应该化出来。”或许是陆文夫先生的提醒起了作用,王稼句后来的文章越写越好,不仅行文从容舒缓,考证博洽细密,而且才气内敛,文字简静,深得书爱者好评。我曾在网上淘得他的《看手琐记》,所收作品,旨趣和文风与早期明显不同了。

王稼句先生不单写书话,还写地方文史、风物民俗、工艺文玩、草木虫鱼。最近买到了他的文化随笔集《夜航船上》。书很薄,只有百十来页,但所收文章内容驳杂,言之有理有据,见人见物见思想,语言清丽,耐人品味。他往往从一本书、一位文化名人切入到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历史宏观背景的叙述上,作者娓娓道来,使读者在读美文的同时,穿越到物欲烟火的人世间,细细体味文化的无穷魅力。

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篇,有写鲁迅的中文藏书的,也有写鲁迅的《点石斋画报》的;有关关注王世襄和鸽哨之美的,也有抒写对毛边书深情款款的喜爱之情的;有对张兆和、周黎庵、叶圣陶等文化人人生片段的描摹,也有对书妆、毛边书、旧书坊、木雕等传统文化的探求和追索。对当今的书妆,他借写钟叔河当年编的《知堂谈吃》,痛斥当今书籍装帧贪大求厚,不下功夫,做出的书,雷同化、脸谱化,千书一面。而钟叔河编的《知堂谈吃》不仅在封面设计、书页布局上下足了功夫,而且在内容的编辑上下足了力气,不仅仅在“谈吃”,还有“谈吃”文字之外的东西,由此更能体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宏富魅力。如此由此及彼,宕开一笔,写出来的文章,不仅有味,而且引人深思。

王稼句先生的文章之所以引得天下爱书人喜爱,不仅仅在于他读的书多,还在于他那一一份对文化的痴迷和情怀。读王稼句先生的书,时时要提防的是我们平日读书可不能囫圇吞枣,甚至一知半解,必须把书读通读透。他的闲读杂写,看似简易,实则并不简单,这内里蕴藏着他的才、情、学、识,是他人生阅历经验与精神追求的完美结合,闲闲地看去,闲闲地写着,他到底是文而化之,化出了好境界,这是王稼句先生之幸,是天下爱书人之幸。

《夜航船上》王稼句/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版)

学者的闲读杂写

胡忠伟